

豆豆

# 唱歌的樂趣



天雅微妮

一年前，我參加了校友聯的合唱團，開啟了學唱歌的旅程。一年過去，每週兩次的上課，除了出國或者不能推卸的活動，我都抽時間參加。

個人感覺剛剛要漸入佳境，愛上歌唱的時候，老師卻已經合約期滿，回國了，我的學習唱歌的旅程也結束了，畢竟，以我目前的境況，還沒請私教老師的能力，只能抱憾了。

一年多練習，不知不覺自己的氣息好了很多，唱出來的歌聲也有點悅耳了，老師臨走時，鼓勵我可以上臺唱歌了。

進入五月，突然忙碌了起來，週日上午，到慈濟園區參加每月的精進課，結果卻發現自己已被挑為即將到來的慈濟「佛誕日」母親節，慈濟日」三節合一浴佛大典的人文窗口。於是，我沒辦法去聽課了，趕快「招兵買馬」，迎接挑戰，好在師姐善解，讓我硬是從別的組別中挖了「兩員大將」來幫我完成任務。

進入今年園區靜思堂裏，綵排正在進行，梵唄聲中，《爐香贊》的音樂響起，我充當「捧花」的角色，口裏唱誦，一步一步地向浴佛臺邁進。我第一次運用氣息唱出「爐香贊」，感覺非常舒服。

晚上，同鄉會理事長在金中國宴請來訪的香港許氏宗親會的貴賓，席間，也有卡拉OK助興，第一次聽到許明智鄉賢的歌聲，確實值得欣賞，記得以前在大學合唱團的時候，老師強調唱歌一定要理解歌曲的含義，唱出感情來。

這次帶隊來菲律賓的香港許氏宗親會的會長許振志是山上村人，他點了一首老牌歌星青山的《淚的小雨》，他一開口，

我便聽出他的聲音是受過專業訓練的。據他說，這幾天喉嚨不好，怕是唱不好。

後來，許先生又與我們同鄉會理事長合唱了一首《我的中國心》，許先生是用低聲部在和理事長的歌唱。

散席之後，在等車的間隙，我與許先生稍微聊了幾句，原來許先生在香港是一個合唱團的成員，經常參加演出。他們唱的是四個聲部。

在車上，許先生又告訴我，他是五十多歲的時候才參加合唱團開始學習唱歌的，現在他已經七十多歲了，我現在這個年齡是學習唱歌的黃金時期。我突然想起去年老師也給我說過這樣的話，雖然老師教過的那些東西，很多我都沒有掌握，唱歌有時候還會走調，但是至少我現在在聽別人唱歌的時候，懂得去欣賞，通過他們的歌唱，能夠找到知音，向他們討教。

曾幾何時，當年在教書時，每天回到宿舍的時候，同事們一聽到我的歌聲，便知道我回來了，所謂「人未到，聲先到」。在異國他鄉，生活的壓力，漸漸地那些歌聲與我遠離。

回到家，已是夜裏十一點，習慣性地打開頭條，看到五四青年節的晚會上一個合唱團的演唱，《同一首歌》的領唱已經八十歲了，在優雅的慢歌之後，突然畫風一轉，響起了《少年》的音樂，整個氣氛變得非常活潑，臺上的合唱團的成員最小的應該也有五十幾歲了，看著視頻，其中大部分應該年齡在七十以上，看到他們在臺上手舞足蹈的樣子，真如他們所唱的那樣：我還是從前那個少年……

人老了，進入了半退休狀態，再拾起往日興趣，不失為一樂趣也。

(05/04/2025)

高俊仁

# 逆來順受



各說各話

二戰名將巴頓將軍說過：「衡量一個人成功的標誌，不是看他登到頂峰的高度，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彈力。」這個所謂的反彈力，就是每個人的逆商——即逆境商數，一般也被稱為挫折商，用來測量每個人面對逆境時的應變和適應能力的大小。逆商高的人直面困難時，往往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毅力，鏗而不捨地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立體的人；相反，那些逆商低的人則常常不知所措、半途而廢，最終一敗塗地。

智商、情商、逆商三者是人類的三大商數，諸多商數值越高，這個人越容易成功。我們大部分人都知道智商和情商，卻往往忽略逆商。其實逆商比智商、情商更重要，逆商的高低，甚至決定一個人的命運、及其功業的大小。尤其是一些成大事者，老天給了高超的才能、賦予非凡的使命，同時會給他設定重重的障礙，挖了無數的大坑，讓他跌得遍體鱗傷。他想獲得更大的成功，取得更高的成就，就必須走這條不平凡的道路。

比如西遊的唐僧，必需歷遍九九八十一難，方能取得真經。最為典型的是三國的曹操，儘管一輩子功績不少，而敗績也可空見慣——濮陽攻呂布、宛城戰張繡；赤壁遇周郎、華容逢關羽；潼關割須、渭水奪船，每一次都是九死一生，但他的逆商極高，心理素質超好，不論經歷什麼樣的失敗，都能一笑置之，或捲土重來，或反敗為勝。在精英雲集、高手如雲的三國時代，曹操毫無懸念地站立於逆商的峰頂。

反觀劉備，夷陵之戰大敗於東吳之後，怨天尤人、一蹶不振，心力交瘁、臥病不起。比起當年赤壁之戰曹操的慘敗，劉備

的損失要小得多，與14年前的長阪坡之敗，也不可同日而語。而且自己還有整個富饒的益州作為後盾，倘若稍加休養、假以時日，完全可以重振雄風——這在諸葛亮後來的六出祁山、九伐中原中得到充分驗證。可這位劉皇叔的逆商太低，完全一副輸不起的樣子，最終一命呼哉，把整個國計家事，都甩給了諸葛亮！

我們芸芸眾生，無法與影響歷史進程的人事相比較。但是強化心理素質，訓練逆商，提高逆商，對我們的人生事業，依然大有裨益。一般人面對挫折失敗，可能失落遺憾，可能沮喪憤懣，宣洩一下情緒無妨。但這個過程不可太久，因為存在都是合理的，未能達成目標的，可能是自己的能力還有欠缺，也可能是環境條件不夠成熟，甚至是時機把握未臻完美。因此面對挫敗，應盡快化解危機。不僅要坦然接受失敗、收拾殘局，而且要深挖原因、尋找不足，以矯正方向，重新出發。

對於所有的挫敗，採取逆來順受的態度，便是真正的高人。逆來順受原意指對惡劣的環境或無禮的待遇，採取順從和忍受的態度，或是對悖於事理而出現的事物持順然的態度，似乎有些貶義的成分。但用諸於此，正好印證他們「反常」的高超逆對能力。他們把挫敗當成冥冥注定的考驗、命當如此的關卡。他們有屢敗屢戰的勇氣、百折不撓的韌勁，把每一次的失敗，都當成一份獲得——意志得到淬煉、能力得到提升，心臟也越來越強大。

只要自己的意志不倒，堅持一件事有始有終，義無反顧的一條路走到底，時間總會給你答案。沒有比人更高的山，沒有比腳更長的路，所謂「有志者、事竟成，破釜沉舟，百二秦關終屬楚；苦心人、天不負，臥薪嘗膽，三千越甲可吞吳。」

劉先衛

# 「撒蛤蜊」事件 情緒經濟下的服務創新



詩意衡南

5月1日，山東日照某海濱景區上演了一場別開生面的「龍王獻寶」活動：工作人員駕駛小車向海灘傾瀉數千斤蛤蜊，遊客慕名而來，欣賞美景之餘，有些還在海水裡和沙灘上挖起了蛤蜊，場面蔚為壯觀。「撒蛤蜊」這一看似荒誕的舉措背後，折射出旅遊業對遊客情緒價值的深度探索，以及公共服務理念的悄然轉變。

景區日均投放3000斤蛤蜊的舉措，源於對遊客體驗的精準洞察。自然趕海依賴潮汐、天氣，多數缺乏經驗的遊客常空手而歸。通過將野生蛤蜊集中投放至淺灘，景區將「不確定性」轉化為「確定性」，用可控的景觀再造滿足遊客對「收穫感」的期待。從「趕海」到「趕蛤蜊」的場景化體驗，這種操作既保留了趕海的儀式感，又通過技術手段消解了參與門檻，實現了旅遊體驗的「標準化」與「個性化」平衡。

工作人員坦言，活動核心在於「提供情緒價值」。當旅遊從觀光轉向體驗經濟，景區的角色已從資源提供者變為情感管理者。蛤蜊的撒放不僅是物質饋贈，更是一種心理補償——通過製造「豐收」場景，抵消遊客因技能不足或運氣不佳產生的失落感。從「資源供給」到「情感撫慰」，這種情緒經濟下的服務創新呼應了Z世代對「情緒溢價」的消費偏好，暗示旅遊業正從「功能滿足」向「情感滿足」升級。

景區怕遊客趕不到海，日撒3000斤蛤蜊。不過，「撒蛤蜊」事件也引發了兩極化

討論：有人質疑其破壞生態，有人讚歎其暖心。事實上，景區所撒蛤蜊均來自人工灘塗養殖，並未影響野生種群。爭議的本質，是工具理性與人文關懷的碰撞。當商業邏輯與遊客需求發生衝突時，景區選擇以可持續的方式優先保障後者，這種「遊客本位」的實踐，為公共服務提供了新範式。

在社交媒體時代，「空手而歸」的挫敗感可能被放大為負面評價，而「滿載而歸」的照片則成為社交貨幣。景區通過干預自然過程，將旅遊從「結果導向」轉向「過程導向」——挖蛤的歡笑、圍觀的互動、視頻的傳播，本身已構成完整的體驗閉環。這又提示人們，技術能低成本創造「完美體驗」時，即旅行的意義超越了簡單的打卡。

當旅遊體驗成為情緒價值的載體，日照的免費「撒蛤蜊」事件，是旅遊業在體驗經濟時代的一次微觀實驗。它用戲謔的方式解構傳統旅遊模式，卻以溫情的方式重構人與景區的連接。當海灘不再是天賜的狩獵場，而是情緒價值的孵化器，我們或許該思考在技術賦能的服務時代，旅遊的本質旨在征服自然，同時亦被自然治癒。

一共15000斤，日照景區蛤蜊撒到5月5日。日撒蛤蜊3000斤，主打一個「別讓遊客空著手回家」！當旅遊變成大型解壓現場，景區這波操作堪稱教科書級別：每天用3000斤蛤蜊換來3000個笑容，順便把「多巴胺旅遊」玩出了新境界。就是不知道下次會不會升級成「牡蠣開蚌盲盒」——畢竟有人已經留言：「老闆，下次能不能撒點帶珍珠的？」

賀彥豪

# 京津食話 ——狗不理包子



特稿

天津有吃的三大樣——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狗不理包子，不就是一點面一點糖一點肉嗎？吃貨們都曉得，但狗不理包子怎麼就成為「天津三絕」食品之首。

說來話長。目前狗不理包子的由來儘管有很多種版本，但我覺得作家馮驥才的小說《狗不理》較真實地記錄了「狗不理」從出現到興盛的傳奇故事：把一個運河邊上賣包子的高貴者，小名叫狗子的人物寫得入木三分，具有不平常的文化內涵。他先寫了人物身世「小狗子是當年跟隨他爹打武清來到天津的。」父子做起包子生意「他賣的包子不過一塊面皮包一團餡，皮厚餡少，肉少菜多，這種包子專賣給在碼頭扛活兒的腳夫吃。」小狗子在學手藝中求創新「狗子打小就從侯家後街邊的一家賣雜碎的鋪子裡喝出肚湯鮮，他就嘗試著拿肚湯排骨湯拌餡。

還有包子店名的由來「這改良的包子一上市，天天來吃包子的比看戲的人還多。……狗子再忙，不找外人幫，怕人摸他的底。……你問他話，他也不答，哪有空兒答？這便招來閒話：『『狗子行呀，不理人啦！』』後來，包子店是怎樣出名呢？「人一提他的包子就是『『狗不理』』」。雖是罵名，也出了名。久而久之，「狗不理包子」就這樣叫響了。

狗不理是包子王。正宗的狗不理包子只有拳頭般大小，包子皮捏得緊，褶捏得多，一圈十八褶，褶花疏密一致，看上去像朵白菊花。最後上爐用硬氣蒸制而成。一籠包子一個，也有四個或八個不等，端上筷子

一夾，一口一嘴鮮，一咬一兜油，吃起來油而不膩，爽口潤滑。觀其形，似秋菊；聞其味，香氣誘人，讓人垂涎。然而，聚餐桌上，一籠包子，導遊說是狗不理包子，舉手一個，嘗一口，宛如南方做的肉餡包子，味道寡淡。其實現在的天津人也很少吃到正宗的狗不理包子，特貴，一個包子一二十塊，只有外地人才去吃，原來狗不理包子只聞其名，卻隔著門縫吹喇叭——一名(鳴)聲在外。

其實，包子是一種古老的麵食，它起源于三國。原來，兩軍交戰，陣亡將士無法返回故里與家人團聚，故在此江上興風作浪，阻撓眾將士回程。諸葛亮才發現了一種美食——饅頭。據史載：「饅頭本名蠻頭，蠻地以人頭祭神，諸葛之征孟獲，命以麵包肉為人頭以祭，謂之『蠻頭』，今訛而為饅頭也。」包子成了古文化，而狗不理包子就是古文化大背景下產生的一種中華美食。「珍餚貧居少，寒雲萬里寬。豐雙初中鵠，牢九已登盤。放箸摩便腹，呼童破小團。猶勝灑西老，菜把仰園官。」狗不理包子哪裡最正宗？一問天津人，你才曉得。但從他們神采飛揚的語氣中，我彷彿看見天津人的狗不理鄉愁。

狗不理包子是中國燻爛飲食文化中的瑰寶。百年狗不理，香飄海內外，幾代人手藝，創新和改良；由傳統的豬肉包、三鮮包、肉皮包，發展到海鮮包、野菜包、全蟹包等六大系列一百多個品種，成為赫赫有名的「津門老字號」和「中華第一包」。那日，我們一行遊客雖說沒吃到正宗的狗不理包子，但對狗不理還是耿耿於懷，吃貨們樂了，都說啥時再到天津嘗一個。這就是天津給我留下的最初印象。

柴進

# 致謝我的擺渡人



特稿

在喧囂匆忙的塵世中，總有些愛如同靜水深流，悄然滋潤生命的根系。而我何其有幸，在命運的河岸旁，始終有兩個人以脊樑為舟，以掌心為槳，載我渡過歲月的激流與淺灘。他們像燈塔般指引我前行，更如大樹般為我遮風擋雨。他們是時光長河中最堅韌的擺渡人，他們是用皺紋和白髮為我編織生命經緯的人，他們是我的父親和母親。

父親，是一本沉默的典籍。他的話語總是簡短如標點，卻將深沉的愛意藏進每一個踏實的腳印裡。前年我赴異鄉求學，火車站的人群如潮水般湧動，他默默將行李箱的輪子擦了又擦，最後只拍了拍了我的肩頭。後來母親告訴我，返程的公車上，他盯著窗外倒退的风景，眼眶紅了一路。寒冬深夜歸家時，總能在樓道看見他佯裝倒垃圾的身

影；暴雨突至的傍晚，辦公室樓下定然站著撐傘的他，褲腳浸透了雨水卻渾不在意。這些細碎的片段，最終在時光裡熔鑄成一座燈塔無需華麗的語言，守望本身就是最鄭重的誓言。

母親，則是月下永不乾涸的泉眼。她的愛意流淌在清晨餐桌上氤氳的熱氣裡，潛伏在深夜書房門縫透出的微光中。高考前夜我輾轉難眠，她竟披衣起身，在廚房輕手輕腳熬煮安神湯；寒暑假每次歸家，衣櫃裡永遠疊著曬過陽光的睡衣，床頭櫃上的玻璃瓶總插著新摘的梔子。有次深夜發燒，迷糊間聽見她在客廳來回踱步，每隔半小時使用溫毛巾輕拭我的額頭，那夜的月光透過紗簾，在她發間織就銀色的河流。原來最動人的情書，從來不是寫在信箋上，而是刻在年復一年瑣碎的晨昏裡。

父母給予我的，從來不只是衣食無憂的港灣。父親用佈滿老繭的手掌教會我握筆

的力度，讓我懂得文字要有風骨；母親在晾衣繩上撫平每道褶皺的身影，讓我明白生活需要從容的匠心。當我捧著獎盃時，是他們教我垂下眼眸看腳下的路；當我跌坐在泥濘中時，又是他們讓我學會仰望頭頂的星空。那些被晚風揉碎的絮語，那些藏在皺紋裡的光陰，都在塑造著我生命的年輪。

歲月如梭，當我突然發現父親上樓開始微微喘息，母親的鬢角已染霜雪時，才驚覺時光的殘酷。年少時讀龍應台的《目送》，只覺得文字優美；如今再讀，竟讀得眼眶發熱。原來生命就是一場輪迴，我們在父母的目送中長大，又在孩子的目送中老去。他們總說「等你考上大學我們就輕鬆了」「等你成家我們就安心了」，可等待他們的永遠是新的牽掛。父母的付出從來不需要契約，他們的愛永遠不計算利息。

《詩經》有云：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。」從蹣跚學步到展翅高飛，我們的每一步都踏在父母的青春上。如果問這世間最純粹的感情是什麼，那

一定是父母凝視孩子時眼中的光。可這無私的愛，我們該如何回報？當我們追逐遠方的星辰時，別忘了回頭看看那盞始終亮著的門燈；當我們忙於自己的生活時，記得接起電話那端小心翼翼的問候。因為父母在的地方，就是故鄉的原點，就是心靈的歸處。

謹以此文來致謝我的擺渡人。感謝母親以歲月為絲線，縫補我所有的顛沛流離；感恩父親以脊樑為碑石，鐫刻下永恆的生命坐標。

**菲律濱商報**  
**CHINESE COMMERCIAL NEWS**  
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 
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 
 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  
 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  
 社長兼總編輯：于慶文  
 營業部：227 Dasmariñas St., Binondo, Manila  
 電話：79606382 - 82411756  
 傳真：82411588  
 電郵地址：siongo@gmail.com  
 電子網頁：www.shangbao.com.ph  
 member:UPMG GROUP